

潛研堂文集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三

嘉定錢大昕

書一

與友人論師書

曰者足下枉過僕僕以事他出未得見頃遇某舍人云足下欲以僕爲師僕弗敢聞也蓋師道之廢久矣古之所謂師者曰經師曰人師今之所謂師者曰童子之師曰鄉會試之師曰投拜之師人生五六歲始能識字稍長則習舉業之文父兄皆延師教之父兄曰汝師之吾從而師之非必道德之可師也巫醫百工之人皆有師

童子之師猶巫醫百工之師稱之曰師可也鄉會試主司同考之于士子朝廷未嘗許其爲師而相沿師之者三百餘年然令甲又有外官官小者迴避之例則固明予以師之稱矣漢人於舉主有爲之制服者而門生之名唐宋以來有之語其輩行則先達也語其交誼則知己也因其一日之知而奉之以先生長者之號稱之曰師亦可也今之最無謂者其投拜之師乎外雅而內俗名公而實私師之所求于弟子者利也傳道解惑無有也束修之問朝至而夕忘之矣弟子之所藉于師者勢也質疑問難無有也今日得志而明日背其師矣是故

一命以上皆可抗顏而爲師而橫目二足販脂賣漿之子皆引而爲弟子士習由此而媿官方由此而隳師道由此而壞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古之好爲師也以名今之好爲師也以利好名之心僕少時不免迄今方以爲戒而惟利是視則僕弗敢出也足下於僕非有一日之好而遽欲師之僕自量文章道德不足以爲足下師而勢力又不足以引拔足下若欲藉僕以納交一二鉅公俾少爲援手則僕之硜硜自守不干人以私友朋所共知僕固不欲自誤而亦何忍以誤足下乎如以僕粗通經史可備芻蕘之詢他日以平交往還足矣直

諒多聞謂之三益不識僕之慙直得附足下益友之一
否惟足下裁察

與戴東原書

前遇足下於曉嵐所足下盛稱婺源江氏推步之學不
枉宣城下僕惟足下之言是信恨不卽得其書讀之頃
下榻味經先生邸始得盡觀所謂翼梅者其論歲實論
定氣大率祖歐邏巴之說而引而伸之其意頗不滿於
宣城而吾益以知宣城之識之高河也宣城能用西學
江氏則爲西人所用而已及觀其冬至權度益啞然失
笑夫歲實之古強而今弱也漢以前四分而有餘漢以

後四分而不足而自乾象以至授時歲實大率由漸而減此皆當時實測非由臆斷故以古法下推則必後天由於歲實強也以今法上攷亦必後天由於歲實弱也楊光輔郭守敬輩知其然故爲百年加減一分之率以消息之雖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而以之攷古則所失者鮮是其術未始不善也西人之術止實測於今不復遠稽於古然其所謂平歲實者亦復累有更易則固非以爲永遠可守之歲實也江氏乃剽爲本無消長之說極詆楊郭以傅會西人然史冊所書景長之日班班可攷難以一人手掩盡天下之目也於是爲定冬至加減之

說以加之加之而仍後天也於是又爲本輪均輪半徑古大今小之說以加之加之而仍後天也詞遁而窮則直斷以爲史誤毋乃如公孫龍之言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乎天道至大非一時一人之術所能御日月五星之行皆有盈縮古人早知之矣各立密率以合天行郭太史之梁積新法之本輪均輪次輪皆巧算非眞象也約加減之數而假象以爲立算之根合則用之小不合則增減之大不合則棄之本無輪也何有於徑本無徑也何有古大而今小且夫兩輪半徑之數之減也西人固疑其初測之未合而改之非定以爲古多今少之率也

就如江說兩半徑古大而今小則仍是楊郭百年消長之法以矛盾其何說之辭夫以兩春分攷歲實較之兩冬至爲近然小餘二四二一八七五者同回之舊率而地谷所用也崇禎時嘗改爲二四二一八八六四矣今則又改爲二四二三三四四二矣只此百年之中西士已不能守其舊率而江欲以地谷所用之數上攷千載以前謂必無消長也有是理乎本輪均輪本是假象今已置之不用而別拏橢圓之率橢圓亦假象也但使躔離交食推算與測驗相準則言大小輪可言橢圓亦可然立法至今未及百年而其根已不可用近推如此

遠攷可知而江氏取其已棄之筌蹄爲終古之權度其迂闊亦甚矣西土之術固有勝於中法者習其術可也習其術而爲所愚弄不可也有一定之丈尺而後可以度物有一定之衡石而後可以權物今江所持以衡量者有一定乎無一定乎言平歲實則其數可多可少也言最卑行則其行忽遲忽疾也言輪徑差則借象而非真象也以槃爲日而詆羲和以錐指地而嗤章亥持江氏之權度以適市必爲司市所撻矣向聞循齋總憲不喜江說疑其有意抑之今讀其書乃知循齋能承家學識見非江所及當今學通天人者莫如足下而獨推江

無異辭豈少習于江而特爲之延譽耶抑更有說以解僕之惑耶請再質之足下

與段若膺書

聞足下名久矣頃邵孝廉與桐以足下所撰詩經韻譜見示尋繹再三其於古人分部及音聲轉移之理何其審之細而辨之確也聲音之變由于方言始于一方面徧于天下久之遂失其最初之音如今人讀胖爲普旺切讀閎爲戶工切卽閎有一方尙存古音終不能勝海內之口藉非隋唐之韻尙存豈復知有古音哉足下謂音變而義未改如叩吾台子之台非不可變如咍音而

三台天台古人故讀若怡真通人之論先民有作豈能
易足下之言乎足下又謂聲音之理分之爲十七部合
之則十七部無不互通蓋以三百篇閒有歧出之音故
爲此通韻之說以彌縫之愚竊未敢以爲然也古有雙
聲有疊韻參差爲雙聲窈窕爲疊韻喉腭舌齒唇之聲
同位者皆可相轉宗之爲尊桓之爲和是也聲轉而韻
不與之俱轉一縱一橫各指所之故無不可轉之聲而
有必不可通之韻不得以魚休之轉彭亨而通庚干豪
無俚之轉無聊而通之于蕭寧母之轉泥母而通齊于
青也古人之音固有若相通者如真與清東與侵閒有

數字相出入或出于方言或由于聲轉要皆有脉絡可尋非全部任意可通至如周原膺膺韓詩作臙正與飴茲韻歌以詆之王逸注楚詞引作諄正與萃韻字形相似不無轉寫之譌足下既攷古而正經文之譌而又兼存此傳譌之音以爲通轉之例大道之多歧必自此始矣小雅谷風之末章足下讀怨如依與崑萎爲韻此亦以意度之未有他文可證頃讀說文序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以見與識韻乃悟谷風思我小怨當與德韵怨讀若抑論語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亦韻語也愚管之見未識有當否幸賜鑒察

與段若膺論尙書書

承示攷定尙書於古文今文同異之處博學而明辯之可謂聞所未聞矣唯謂史漢所引尙書皆系今文必非古文則蒙猶有未諭漢書儒林傳謂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是史公書有古文說也地理志吳山古文以爲汧山大壺山古文以爲終南是漢書有古文說也漢時立學置博士特爲入官之途其不立博士者師生自相傳授初無禁令臣民上書亦得徵引許叔重說文解字所僞書孔氏詩毛氏春秋左氏禮周官皆不立學者而其子冲上書進

御不以爲嫌馬班二君又何所顧忌而必專已守殘不一徵引古文乎春秋左氏與尙書古文皆非功令所用而班氏律歷五行諸志引左氏經傳者不一而足以春秋之例推之則漢書決非專主今文矣又如漾之爲濬問之爲槩此古文之見於許氏書者而史記正與之同是又史記兼用古文之明證也足下以漢志禹貢蒼水不從水旁遂謂今文作蒼史記亦當作蒼淺人增加水旁無論莫須有三字難以服天下恐世間如此淺人正不易得何也淺人依尙書改史記必改爲漾其能改作濬者必係通曉六書之人豈有通人而肯妄改古書者

此可斷其必不然矣說文以灌爲古文則漾必是今文
漢書之養水卽从古文而省水有決非今文別作養字
僕於經義膚淺不敢自成一家言聊罄狂簡以盡同異
幸足下之教我也

荅孫淵如書

足下研精小學於許叔重之書汲造自得求之今之學
者殆罕其匹乃復虛懷若谷欲求千慮之一於僕僕中
歲而讀說文早衰善病偶有所得過後輒忘坐是不能
成一家言何足以益足下乎來教謂𠂔卽𠂔之省𦰇𦰇
本一字又謂仿𠂔𠂔𠂔乃古通寫字徐鉉以𦰇爲俗失

之太泥皆極精當春秋祊邴異文卽仿倆相通之例說
文引詩不敢不踳又作疎脊束亦通寫字也足下疑適
仍息凶存才之類非諧聲以僕攷之則古文諧聲本有
二例同音謂之諧聲同聲亦謂之諧聲同聲今人所謂
同母也存取才聲息取凶聲鳳取凡聲皆聲之正轉翬
从軍聲翬轉爲熏也祈从斤聲祈轉爲芹也𨾏卽坎字
坎與空相轉故𨾏爲𨾏省聲乃與能相轉故仍以乃得
聲曾與重相轉故曾以囙得聲說文𨾏𨾏聲而讀若宰
𨾏𨾏聲而讀若騁𨾏𨾏聲而讀若鷹者占聲而讀若耿
𨾏𨾏聲而讀若陪壽壽聲而讀若淑諱革聲而讀若戒

敬豈聲而讀若狼蹠扁聲而讀若萃羹入聲而讀若頌

又讀若非

古音非如悲

隄是聲而讀若瑱楫胥聲而讀若芟

邠年聲而讀若寧螭侖聲而讀若戾棧炎聲而讀若導

三年導服導卽禪之轉

皆聲轉之例也大學命也之命鄭云當作

慢命卽慢之轉宋儒讀爲怠者非也唐本說文元从一

兀聲今本無聲字元卽兀之轉故髡从兀亦从元車軌

字說文作軌宋人疑兀非聲而刪之亦非也古之詁訓

音與義必相應許氏訓春爲推攷爲敝訾爲效居爲開

瀾爲滿莫非同聲艸根爲芟木頂爲槓禾芒爲秒瓜當

爲蒂亦皆同聲則仍有乃音患有凶音又何疑焉但此